

東北壯遊

(四)

陳嘉驥

民國卅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新民車站，眼看着一列接着一列軍車源源北開，車上載着軍容壯盛的國軍，從武器到服裝一切均是最新式。坦克車、重砲、十輪大卡車、火箭砲、重機槍、吉甫車，士兵們穿着呢質軍裝披着美式大衣，手持着輕便的卡賓槍，真是威風凜凜。這時我深深感覺到，中國人畢竟在抗戰中，洗盡了次殖民地的恥辱，並在屍山血海中，也就是由無數同胞的犧牲下脫穎而出，至少在表面上，已成爲世界四大強國之一。強盜的俄國軍隊，面對着我國這種機械化部隊，我相信他們不會熟視無睹，自從我國新六軍在東北登陸後，盤踞瀋陽的俄軍才開始悄悄撤退。雖然有人說，以俄國當時實力，不會在意我國的新六軍與新一軍，只憑兩個機械化部隊就會把俄國人嚇跑。但我的想法却是，弱小的芬蘭既能會戰勝俄軍，況蘇俄經過對德之戰，精銳已消耗殆盡，其在東北對日本關東軍迅速得手，主要由於日本經過中國的八年抗戰消耗，再經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打擊，戰鬥意志早已不復存在。尤其原子彈在廣島、長崎丟下後，日本人更是心驚胆戰，蘇俄趁此機會，用西伯利亞集中營罪犯

倉卒組成軍隊進攻東北，當然是得心應手，不戰而下東北。假如面對着當時士氣正旺的二十餘萬中國國軍，尤其還有兩個軍純機械化部隊，再加上東北老百姓的對俄軍的仇恨，我相信俄國當時軍紀敗壞的烏合之衆不一定佔到便宜。在日本投降前夕，我國精銳部隊在廣西戰線反攻作戰，已能摧堅挫銳，收復日本重兵駐守的柳州，作戰能力已顯示出來。我們回顧一下歷史，清朝康熙年間，都統彭春不過率一旅之衆，在尼布楚一戰而敗俄軍，難道歷史不會重演！

東西南北戰略地勢

抗戰前的中國，因數千年的君主政體一旦瓦解，人民尙不瞭解共和政體精神之所在，再加上軍閥割據混戰多年，竟使「中國」成爲一個地理上名詞，而淪爲次殖民地。人民既如一盤散沙，軍閥更如米之蛀蟲，不知國家爲何物，只知爭地盤，剝削百姓脂膏，而供自己驕奢淫佚生活。蔣委員長在中國生死存亡之交，應時而起，首先東征鞏固了廣東革命基地，進而北伐摧毀了禍國殃民的軍閥。在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後，即將大舉

侵略滅亡中國之前夕，蔣委員長把四分五裂的中國統一起來，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團結起來，把失去的民族精神恢復起來，把中國人的力量凝固起來。

外國人，尤其是日本人，一向認爲中國人是一個五分鐘熱度的民族，任何問題，只要稍假時日，中國人便會時過境遷，不復再有當時熱烈情況。所以日本人認爲，由蔣委員長領導的抗日救國運動，不久即將雲消霧散，屆時他將隨意割宰，不復再有任何抵抗。這次，日本人算錯了，中國人在蔣委員長領導下，倔強到底，抗戰到底；蔣委員長個人堅強的性格，導使中國人充份發揮了固有的貫徹到底、永不屈服的精神，與日本鏖戰不休，終於使日本陷於中國泥沼中無法自拔。

由於蔣委員長領導中國八年抗戰，終於戰勝日本，並成爲世界四大強國，各國人士對中國也有了正確不誤的評價：「中國人是一個堅毅、勇敢、勤勉、聰明，並且承擔得起任何磨練而永不屈服的民族。」

在中國地勢上，北方與西方居高臨下，因此歷史上，一向是由北而南易，由南而北難，由西

東下易，由東西上難。由西而東，如：周武王自西歧出關伐紂，戰於牧野之地，一舉而滅殷紂；秦始皇以關中沃野之地，出函谷關東征，兼併了六國；漢高祖憑藉漢中，與項羽逐鹿中原，終建漢家基業，……等。由北而南，如：遼兵在北方崛起，金兵之南下，元兵的統一中國，清兵的入關，……等。

由西而東與由北而南，均是順勢而行，由東西上與由南北上，則是逆勢而行。在中國歷史上，雖然也有逆勢而行成功的例證，然不久即會有相反的一種變局發生。如明太祖驅逐元兵於北漢之地，並定都南京，當其逝世由其孫建文繼承帝位後，遂有燕王靖難之變。燕王率兵南下，直薄金陵，建文帝在兵敗紛亂之際不知所終；燕王得手後，自封為帝，是為明成祖，並建都北京。

順勢逆勢心理奧妙

民國十七年蔣總司令所率領之國民革命軍，擊潰暴虐之北洋軍閥，統一全國贏得舉國老百姓的歡欣鼓舞。但在民國十九年馮玉祥與閻錫山聯合反叛中央政府，因而導致張學良率軍進關，協助平亂之後，華北實權又落入張學良手中。當時張學良雖然聽命中央政府，但是在形勢與實質上究竟有所不同，這也算是一個變局。由於張學良之服從中央，引起日本對中國統一即將強大之恐懼，而引發了九一八事變，進而在蘆溝橋爆發了中國全面抗戰，這更是一個大的變局。

七七抗戰爆發後，日本與中國作戰，在戰略形勢上本是對中國不利由北而南的戰爭。蔣委員

長鑒於此種不利的戰略形勢必須予以改變，否則中國將於短期內即可能面臨失敗之局。於是，蔣委員長導使中日主戰場，變成日本沿長江西上的逆勢戰爭，因而奠定了八年抗戰勝利的基礎。

順勢與逆勢在戰略上，戰場形勢上，民心士氣上，有無法解釋的奧妙或機與心理，非偉大戰略家無法洞鑿；日本無此種戰略家而失敗，中國有了蔣委員長，居然以落後的武器與裝備的軍隊，與日本如此強大武力週旋了八年而獲勝。日本對中國之戰，本有所費兵力不多而能一舉擊敗中國的兩條軍事捷徑，但日本却被中國牽引之下，走了一條無法獲勝的逆長江西上路徑，此實係蔣委員長對中國千秋萬世不朽之功也。

日軍侵華戰略之失

日本第一條捷徑，從山西風陵渡渡黃河進入陝西，然後自陝西越秦嶺進入中國腹心之地的四川。四川一失，中國民心士氣將整個崩潰，大江南北、黃河左右，各地的中國軍隊，均將無法亦將無心堅決抵抗。如此日本將可以極少兵力，收到最大的效果，將中國滅亡。

日本第二條捷徑，係自平漢路南下，渡黃河佔鄭州控制中原而取武漢。日本如取此一戰略，無異一刀將中國剖切為二，其效果與直取四川不分軒輊，足可動搖中國整個民心士氣。日本假如能沿平漢路一舉佔領武漢，無論是順粵漢路攻長沙南下，或順長江水流以威脅南京等地中國國軍，均可牽一髮而撥千鈞，輕易瓦解整個中國。我記得在抗戰初期，名軍論家徐培根將軍，

曾指日軍失去三次一舉擊潰中國國軍之時機，此實天助中國。第一次時機，為民國廿六年，日軍佔領平津後，不久即沿平漢路渡永定河，以中央突破戰術，直下河北重鎮保定，並擊潰宋哲元、萬福麟等中國部隊的抵抗，一路上有如兵不血刃的沿平漢路南下，越正定、內丘、邯鄲、安陽、新鄉而逼近黃河。此時的日軍，只需再增兩個軍左右的兵力，即可渡黃河進取中原，威脅大武漢的安全，動搖中國抗戰形勢。

第二次時機，為日軍進攻山西省北部重鎮大同，晉軍守將李服膺不戰而退。日軍利用避實擊虛，側面迂迴戰略，避開國軍重兵鎮守的雁門關天險，卻從側面的平型關、楊方口進入山西省內。遂即與國軍在太原以北重鎮忻口，展開大規模會戰，國軍與日軍雙方死傷均重，但日軍仍進而圍攻太原。閻錫山命守涿州聞名的傅作義守太原，但太原仍然不久即告陷落，傅作義突圍後再返綏遠。日軍於太原得手後，遂沿同蒲路南下，在山西省南部韓侯嶺等地遭受國軍衛立煌、郭寄嶠的堅強抵抗。嗣日軍由河南省北部西進，與沿同蒲路南下日軍，兩路夾擊晉省南部的國軍，很快的打到山西省最南部的風陵渡。倘此時日軍自風陵渡過黃河，向陝西省進攻並窺伺中國的腹心之地的四川，殆將動搖中國整個局勢，使中國無法繼續抗戰。

第三次時機，自民國廿六年八月十三日，淞滬戰役爆發後，中國國軍精銳均集中於此。淞滬之戰總共鏖戰八十七天，中國國軍幾乎近百萬之眾均佈署於此一戰場，日軍亦超過三十萬人。鑒

戰結果，中國國軍傷亡超過三十萬人，日軍亦達十萬之衆，中國國軍退出淞滬後，日軍步步進逼，並自杭州灣登陸側擊中國國軍，不久即展開南京防守戰。由於日軍迂迴至皖南的蕪湖，對南京中國國軍形成一個大包圍圈，使國軍主力失去陸路撤退機會，再加以守將唐生智臨陣先行離京他去，遂使南京保衛戰完全失敗。除少數國軍得以撤退至南京對面之浦口，並有許多國軍在撤退時落水淹死外，其他國軍數十萬悉數落入日軍包圍圈中。南京失守後，日軍遂在南京展開史無前例之大屠殺，除避難國軍全部被殺害外，並殃及南京居民，遭害人數之多幾達四十萬人。倘日軍於中國國軍嚴重失敗之際，沿長江西上水陸並進，將可很輕易佔領武漢，動搖中國整個局勢，瓦解中國的長期抗戰之局。

名軍事家分析戰場

徐培根先生，對以上三個戰役的經過，以及日軍逸失瓦解中國抗戰時機剖析甚詳。但是日軍爲什麼鑿不及此，這就是我們蔣委員長戰略運用成功，使日軍無暇及此之所致。日軍於佔領平津後，原期逐步南下，並沒有在其有重大經濟利益工廠衆多，諸如上海、青島等地發動戰爭的意願。但中國軍事當局，却抱定決心，要抗戰就全面抗戰，決不容許日本逐步蠶食中國詭計之得逞。因此，選擇了在戰略上可使中國抗戰居於居高臨下的順勢戰爭的淞滬戰爭。但淞滬地區在戰術上却是對中國抗戰最不利的地區。在戰術上，上海濱臨黃浦江並靠近長江與海洋，以日本當年強大

的海軍力量，中國國軍必將無法抗拒戰艦上砲火而有重大犧牲。是以「八一三」爲始的淞滬戰爭，國軍一師又一師的軍隊，走上戰線後，即很少有完整退下來可能，大部捐軀於日軍海陸軍砲火之下。國軍以駭人聽聞的重大犧牲，除了換來日軍的重大傷亡外，並換取了日本在其他戰線，無法採取重大攻勢，以戰略優勢彌補了戰術上的劣勢，因而奠定了中國抗戰的最後勝利基礎，終於使日軍陷入中國長期抗戰泥沼中無法自拔。

昔年項羽與劉邦之戰，項羽的軍力，不知強於劉邦若干倍。但項羽只知憑藉兵多將廣實力強大，而忽略了在戰略上作有效的利用，以致輕於放棄關中之地委諸劉邦。劉邦以貧弱兵力，先以約法三章討好關中父老，在關中獲得基礎後，於長期作戰中，逐步削弱強大的項羽武力，最後才在垓下決戰，獲得決定性的勝利。

現在的人，也許無法瞭解，而在抗戰期間的大武漢保衛戰，行將落幕時，中國人在蔣委員長領導下，一點也沒有失敗的感覺，反而有一種悲壯而不氣餒氣概，全國更團結，並在井然有序的撤退聲中，大家一致深信抗戰最後勝利必將來臨。但是，假如武漢的陷落，係來自北方，係來自沿平漢南下的敵人，人心在感覺上就有所不同，可能會有「眼看著北部半壁江山已經失落，武漢今又失陷」，等於大勢已去了。昔年北洋軍閥統治中國時代，吳佩孚不過率一旅之師，自湖北南下，輕易的佔長沙，並及於衡陽。順勢與逆勢在作戰時的戎機上，以及人心感受上，戰略上的運用上其奧妙處往往如此，誠不可思議之事！

東北勢優居高臨下

再如當時，以北平爲基地，自稱安國軍大元帥的張作霖，因爲對南方國民革命軍，有居高臨下的戰略優勢。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時，張作霖根本不介意，在吳佩孚汀泗橋戰敗時，他所注意的並不是北平政權的安危，而是國民革命軍何以如是英勇。國民革命軍取下武漢，並西下南昌，進取南京時，他仍能不慌不忙的按兵不動，甚至國民革命軍北取徐州時，也還是依然坐觀孫傳芳的成敗。迨國民革命軍，一路出武勝關攻入中原，另路入山東接近濟南時，這才開始派兵應戰，可是仍未感到震撼與慌亂。最後，國民革命軍，得到閻錫山、馮玉祥的響應，已竟越黃河，進迫滄州與保定時，這才知道情勢不妙，開始向關外撤退。張作霖何以如此沉著，並非其胸有成竹，不過是他擁有北平，面對着黃河與長江流域，有居高臨下的戰略地位所致。

反之，在北洋軍閥混戰聲中，在北平的北洋軍閥政權，儘管對黃河南北局勢，能作有條不紊的肆應，但是奉軍從東北一出山海關，立刻爲之震動不安。此亦因東北對北平天津的所謂華北堂奧之區，有居高臨下的戰略地位，而形成此種難以解釋的局勢。在北洋軍閥中，以勇敢善戰頗著聲名的吳佩孚，曾以天下爲己任，並聲稱直系即中央；他以河北省、河南省爲基地，與奉軍張作霖鏖戰多年，勝則無法越長城以攻東北，敗則立被奉軍以居高臨下之勢而全盤失敗。

再如民國十九年，馮玉祥與閻錫山聯手反叛

中央政府，並在北平與汪精衛等組成偽政府，與中央軍激戰於河南、山東各地。最初階段，馮閻叛軍原居於居高臨下之勢，對中央軍形成重大威脅。在此時際，蔣委員長指揮下中央軍，在蘭封等地，雖予馮玉祥叛軍以重創，但馮閻部隊仍然頑抗。可是當張羣、吳鐵城說服張學良擁護中央自東北出兵後，馮閻叛兵一聞奉軍出關，立刻軍心渙散，北平偽組織隨之冰消瓦解。汪精衛首先逃之夭夭，去了天津租界，閻錫山亦飛往大連，馮玉祥則通電下野，此對國家相當嚴重的叛亂事件，如此順利解決，實中央政府戰略運用成功所致，亦東北軍有居高臨下優勢所促成！

屈原、蘇武、蔣幹、毛蟲

民國卅五年三月廿六日下午，火車方駛向瀋陽，這時從新民上車的有一位少將級軍官，坐在我的對面。彼此攀談之下，才知他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，主管交通的第四處處長李賢。李處長很健談，彼云與律主任在重慶即曾相識，在錦州時大家相處在一起，等於是患難朋友。他知道我來瀋陽中央社任職後，在車上更加照顧，並向長官部同行者一一介紹。

李處長在車行途中談笑風生使我頗不寂寞，我記得他講了一個也許是事實的笑話，其內容為：共黨部隊乘帆船自山東半島抵達遼東半島登陸後，爲了襲擊民衆擴大勢力，立刻召集民衆舉行「人民大會」。他們爲了測驗東北老百姓親俄或者親美，親俄者可留在當地，作爲幹部發展地方實力，親美者以須受教育爲名，襲脅至他處「

參軍」。測驗題目是「日本投降」，從屈原與蘇武兩個古人名中取其其一；選擇屈原者，意指日本之投降，乃屈服於美國投擲原子彈；選擇蘇武者，則指日本之投降，乃因蘇俄以武力進攻東北，向日本宣戰所促成。凡是選擇蘇武者，共軍便認爲這個人親俄，對「偉大的盟邦」有好感，可以信賴，遂留在當地作發展勢力的幹部。選擇屈原者，則認爲這個人不大可靠，崇拜美國帝國主義者，絕不能留在當地，必須讓他「參軍」，俾隨時予以再教育。共軍有一次到了一個村莊，舉行「人民大會」，讓老百姓選擇屈原或蘇武時，有一個人起立說，既不是屈原，也不是蘇武，應該是蔣幹。共軍最初還不懂，問這話是怎麼講，是什麼意思？那人回答說，日本之投降，實因我們中國蔣委員長領導對日抗戰所致，如無蔣委員長抗戰，不但美國原子彈不致投到日本，就是蘇俄也更不敢對日本動武。共軍一聞此語大怒說，你一定是國民黨特務，應該嚴厲懲辦。這人一看苗頭不對，知道說錯了話，於是便趕緊說一個姓毛的古人，以解眼前的大禍臨頭，於是，他說毛……毛……毛……是毛蟲，這個人的命運當然是不問可知了。

宿皇姑屯憶張作霖

新民距瀋陽並不遠，但是走走停停，到了天黑才到皇姑屯，因爲瀋陽車站還未正式開放，這種軍民混合列車不准停靠，所以皇姑屯就算終點站了。皇姑屯實際上就可以算是瀋陽市範圍之內，大約就等於新店、景美等地與台北市距離差

不多。我本可以立刻到瀋陽分社報到，但是覺得第二天上午去比較從容，也省得夜間給別人添麻煩，於是下車找了一家客棧住下。

皇姑屯是當年叱咤風雲，雄霸東北多年的張作霖的遇害處。民國十五年，蔣總司令在廣東誓師北伐，全國老百姓因苦於北洋軍閥暴虐已久，無不歡欣鼓舞以迎革命軍，是以國民革命軍得以攻無不取戰無不勝。其中，尤以汀泗橋一役，將夙負勇敢善戰之名的吳佩孚部隊，一舉擊潰於湖北戰場，並得長驅直薄武漢三鎮，而使北洋軍閥相顧失色。其後，北洋軍閥又連遭失敗，乃公推張作霖爲首領，在北平組織軍政府出任「安國軍大元帥」，猶圖對國民革命軍作最後之掙扎，但不旋踵間仍歸失敗。

當張作霖眼見關內大勢已去，亟於把奉軍撤回關外，並意圖與國民革命軍罷戰言和，藉求保有東北繼續自成一局時。日本人因不願見中國國民革命成功，因而導使中國國家統一強大，乃力加阻撓，並以援助爲餌勸張作霖留於關內，俾驅役北洋軍，與國民革命軍作殊死戰，而收漁翁之利。日人此項陰謀爲張作霖所堅拒，乃在憤恨之餘，乘張作霖回守東北，專車經過北寧路與南滿鐵路交會處的皇姑屯時，引發預置的炸藥，將張作霖炸成重傷，不久即行逝世。

張作霖雖出身草莽，仍懂得國家民族大義，在東北與日本侵略者週旋十餘年，雖在百般威脅利誘下，堅拒與日人簽訂任何喪權辱國條約，始終保持大節不虧。最初國人對張作霖還不十分瞭解，在皇姑屯事件發生後，蓋棺論定，其嚴守國

家立場，從無出賣利權之事實，始大白於天下。張作霖出殯公祭時。國內外哀輓佳聯極多，其中以陳與亞聯最能道出張作霖一生事業與最後結局。其文曰：「項羽本天亡，滿面無顏見父老」、「鴻章爲世詬，馬關一刺見生平」。其後，筆者在瀋陽與張作霖次子張學銘常相過從，在聊天時他的口頭禪是「我們張家父子兄弟，沒有不愛國的」。誠然，張作霖與吳佩孚在北洋軍閥中，確爲兩個佼佼不凡人物，尤其抗戰時期，張吳兩人的部下亦多能保持名節，未曾下水作漢奸，這確也是一項事實。

郭松齡倒戈事原委

談張作霖的皇姑屯被炸這段歷史公案，先要追溯到民國十三年，張作霖利用吳佩孚部將馮玉祥倒戈，將以曹錕與吳佩孚爲首的直軍擊敗開始。因爲直系潰敗後，北洋政府控制權，立即成爲張作霖與馮玉祥角逐局面，由是張馮立刻由合作盟友反臉成仇，並面臨兵戎相見的情勢。

馮玉祥在倒戈成功前，本來只是曹錕吳佩孚部下一名普通將領，一夕之間不但聞名天下，並頓成一股重要勢力。在馮玉祥言，他自然有食髓知味之感，對他人當然也很有大的誘惑。當馮玉祥知道奉軍中的郭松齡對現狀有所不滿時，於是他將這套倒戈理論，不斷向郭松齡灌輸，鼓動他回師東北奪取政權以瓦解奉張的實力。郭松齡在東北奉軍中屬於新派人物，其幕僚中有許多曾經留學外國的知識青年爲之策劃，因此他的思想中亦有若干進步意識，所以與奉軍舊派將領之間積

不相容。

不久，郭松齡果然爲馮玉祥所說動，於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三日，自河北省灤縣誓師效法馮玉祥，自稱東北國民軍打出關外，沿北寧路向東疾進直指奉天。

張作霖因爲猝不及防，幾乎爲郭松齡所乘，不過十餘日時間，郭軍已直抵瀋陽外圍重鎮的新民。這時瀋陽一夕數驚，張作霖與其幕僚對此突變之局不知所措，紛作棄瀋陽遠赴大連的打算，這時日人表示願予協助，並即陳兵南滿路，聲明不准中國雙方軍隊接近。日人此項措施，表面上爲保護其在南滿路不法權益，實即幫助張軍以阻退郭軍攻勢，以策瀋陽之安全。然而日人何所愛於張作霖？更何所憎恨於郭松齡？不過他認爲郭松齡打着東北國民軍招牌，且其幕僚多爲知識青年，認爲將來不太好相與而已。

郭松齡軍隊既遭頓挫，此時張作霖老友，坐奉軍第二把交椅的吳俊陞亦云：「請大帥稍安勿躁，看看咱們黑龍江騎兵來了弄弄再說。」不久黑龍江騎兵斜出遼北，越科爾沁草原，攔腰衝向新民郭軍之後的巨流河，一陣快攻猛打，將郭松齡部隊打得七零八落。況郭松齡本爲張學良副手，所謂郭軍亦即張軍，郭軍經張學良之號召，紛紛棄械投降而一敗塗地。郭松齡夫婦乘馬車擬向營口方面逃亡，不久即爲吳俊陞騎兵追及，就地予以槍殺，時爲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距起事之日正好一個月。

張作霖遭日本之忌

自郭松齡之役後，日本自認有功於張作霖，於是斷提出各種不法要求，但始終未得如願以償。張作霖對於東北日人酒宴款待、金錢餽送，出手大方絕不吝惜，但每一談及有關國家利權問題，即顧左右而言他，因此深爲日人所不滿。日人對張作霖最爲痛恨者，厥爲東北建設新方案的次第進行。所謂建設新方案有，興築葫蘆島港、波濤營口港以擴大貿易功能，俾與獨佔東北貿易的大連港相頡抗；建築與南滿路平行線，以分南滿鐵路控制東北交通命脈之勢；建築瀋陽中國市區商業區，使商旅貿易，不再被日本南滿路租界地所壟斷等。這些建設新方案，在張作霖時代，因顧及日本反對，只是作選擇性的進行，並未全面積極動工。迨張作霖被日人炸斃，張學良爲了報國仇家恨，遂全面展開，致遭日人更深不滿，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之發生，此亦爲主要原因之一。

民國十七年，國民革命軍在蔣總司令親自指揮下，繼擊潰吳佩孚部隊之後，又連連擊敗孫傳芳、張宗昌等軍閥部隊，進抵山東省會濟南附近。日人因鑒於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在望，中國行將統一於國民政府之下，乃突然派兵在青島登陸，沿膠濟路西上佔領濟南，力阻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上。日軍此項在中國非法行動，當然也是向當時領導北洋政府的張作霖一種示好行爲；日人自以爲，張作霖必因此對日本感激得五體投地，而與日人合作，以對抗勢不可當的國民革命軍。

出乎日人意料之外的，張作霖深恐國人疑其

與日人勾結而出賣國家，立即對日人表示不滿。並於五月三日濟南慘案之翌日，五月四日發出所謂「佳日通電」，籲請國人本兄弟闔牆共禦外侮之旨，南北息兵，以免為外患所乘，而陷國家於危亡之境。日本人看到張作霖佳日通電後，至為惱怒，但仍作最後說項，使張作霖在日本協助下全力與國民革命軍作戰，以遂其永遠分裂中國，進而伺機滅亡中國之詭計。

張作霖拒芳澤勸誘

張作霖不但不聽日本勸阻，並再度通電宣佈，尅日班師出關。在張作霖動身離開北平之前兩天，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，謁張作霖於北平中海之所謂「大元帥府」。芳澤表示：「日本願以絕大的助力，幫助北京政府迫使南軍（即國民革命軍）後退，俾使中國南北兩方以長江為界，中分天下。而日本所希冀者，不過為(1)吉會路接軌，(2)停築葫蘆島港，(3)中國所築大通路改道（南滿路平行路之一）。」芳澤並表示：「日方僅此而已，並無他求。」張作霖回答：「今日中國局勢，是我們自家事，不願受外力干與。吾寧願受南軍之擊敗而繳械，亦不願借貴方之助，以保北京政府」，說罷不顧而去。

其後，張作霖於民國十七年六月二日，自北平乘車駛往東北，三日晨在山海關，日本駐山海關總領事上車再提芳澤所談條件作最後勸說，並暗示如不同意將會有不幸事件發生。張作霖表示我已決定如此，我不能賣國，你們願意怎樣就怎樣，我姓張的決不後悔。日人在山海關談判拖延

甚久，使張作霖專車延擱了十個小時左右，就在這段時間內，日本關東軍才在皇姑屯南滿鐵路與北寧鐵路（那時名京奉鐵路）交會處裝好炸藥。

炸車之夜瞑目之際

專車於三日下午六點鐘，從山海關駛向瀋陽，張作霖對日人威脅性暗示並未措意，也未想到被炸，可能只想到日本會在東北找麻煩而已。因此，張作霖在車內，與其左右以打牌作消遣，專車不停的走了一夜，打牌打到天明，始行散局。這時車內除張作霖外只有吳俊陞、張景惠兩人，吳說：「這陣子很涼，大帥要不要加件衣服。」張作霖看了看腕上手錶漫應道：「已經五點半了，算了，馬上就要下車了」。這時，專車已進入日本南滿鐵路所築鋼橋之下（鋼橋下為北寧路），

伺機已久的日本人乃以專車中一節藍色花車為目標，俟其走至炸藥埋藏處，將電鈕一按轟然一聲巨響，立將張作霖所坐藍色花車炸翻。除了張作霖所乘一節專車翻倒外，前後相連的其他車廂也隨之翻倒，並前後互相猛烈撞擊破損，最後幾節車廂亦多出軌，有的並起火燃燒。這時，車內的人紛紛向外奔逃，有的滿臉血跡，有的炸傷臂部或腿部，但仍仍在痛哭呻吟中向車外爬。離開車廂後，在慌亂中立即六神無主的分頭亂跑，有的跑出去又掉回頭來跑到原處，整個現場亂成一團。這時大批武裝日本兵，在現場出現，準備藉機惹事，將變亂擴大為一場中日武裝衝突。幸而張作霖左右的軍政人員相當鎮靜，並當機立斷的制止從車廂中出來的張作霖衛隊不得衝動開槍。有人

說係常蔭槐在喊：「咱們中國軍隊可別先開槍！使箭在弦上的衝突平息，日本軍隊失去了擴大事件的藉口。誰知道這種自制，與不擴大事態的作法，教會了張學良作為應付日本的法律；在萬寶山事件中如法泡製的，又躲過了一次日本侵略的藉口；但在「九一八」事變中，仍然照舊遵行的藉口；但坐失二千里物華天寶的白山黑水大地！

當時現場傷亡情形是：吳俊陞、潘復、衛隊多人當場炸得血肉橫飛死亡，張作霖、張景惠等多人重傷，劉哲、莫德惠等多人輕傷。張作霖被送至督軍署中，經過醫生急救後，曾在昏迷中一度清醒過來；他因為在猝不及防中被炸成重傷昏過去，可能對當時情形、地點、日本陰謀並不清楚，所以一睜眼就問：「抓着了沒有？」有人漫應着說：「抓着了！」再過一會，張作霖可能這時已自知傷重難起，所以又問：「小六子（張學良乳名）回來了沒有？」眾答：「馬上就到。」張作霖說過這幾句話後，似已無力再說話，眼睛閉上了又睜開，似在等待張學良的出現，不一會便閉眼而逝。這位在北洋軍閥中，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強人，便這樣死在日本人魔手之下，享年僅五十四歲！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

本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

〇，即可收到書刊。